

1222·3/3

# 楚辭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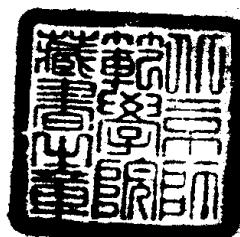
〔宋〕朱熹集注



20738604

上海古籍出版社

738604



楚辭集注

(宋)朱熹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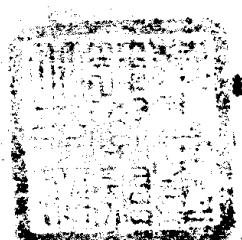
由華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群眾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0.25 字數 192,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3,000

統一書號：10186·143 定價：1.00元



## 出版說明

《楚辭集注》八卷、《楚辭辯證》二卷、《楚辭後語》六卷，南宋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作。《楚辭》最早的本子爲漢劉向所輯，共十六卷。東漢王逸續增自作《九思》及班固二敍，爲之釐定章句并作出注釋，定爲十七卷。宋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對王逸注加以疏通證明。這是代表漢學家的一個注釋本。朱熹的《楚辭集注》，以王逸本爲依據，刪去《七諫》、《九懷》、《九嘆》、《九思》四篇，增入賈誼的《弔屈原》、《服賦》二篇；將屈原創作的二十五篇劃爲「離騷」類，宋玉等創作的十六篇劃爲「續離騷」類，按《詩集傳》的體例，以賦、比、興等古代詩歌創作的不同表現手法爲出發點進行解析，在汲取王逸、洪興祖舊注成果的基礎上重新作了注釋。《楚辭辯證》是朱熹對《楚辭》的許多具體問題所作的考證，因爲這些材料無法容納到注釋中去而獨立成編，其中對舊注錯誤與牽強附會的地方批評得很詳細。宋晁公遡將歷代在創作精神或技巧形式上受屈原影響的作品選編爲《續楚辭》二十卷（凡二十六人，共六十篇）、《變離騷》二十卷（凡三十八人，共九十六篇）。朱熹的《楚辭後語》依據《續楚辭》、《變離騷》作了增刪，錄荀卿至呂大臨的辭賦計五十二篇。

在宋儒中，朱熹的學問最稱淵博，一生注釋了不少古代典籍，很有一些獨到的看法，糾正了漢

儒的許多謬解。朱熹認為王逸的《楚辭章句》和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偏重于字句名物的訓詁，而對屈原作品的「大義」、「旨意」缺乏深入的體會；《楚辭集注》在汲取舊注成果的同時，克服了舊注中存在的漢儒說經的習氣，既對字句名物作簡明扼要的詮釋，也按朱熹自己的立場、觀點、方法對屈原作品的思想內容作了一些闡發。

南宋時代，民族矛盾比較尖銳，南宋統治階級內部有主戰與主和兩種不同的主張。朱熹屬於主戰派。他作《楚辭集注》的目的，除「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楚辭集注》序）即宣揚封建倫理以鞏固封建統治的意圖外，還寄寓着他對當時現實鬥爭的積極態度。因此他不但在《楚辭集注》中處處強調屈原的「忠君愛國之誠心」（同上），而且在《楚辭後語》中特意選揚雄的《反離騷》作為批判的對立面，指斥揚雄為「屈原之罪人」（《楚辭後語》序），《反離騷》是「《離騷》之讒賊」（同上）。朱熹這樣做，實際上是對當時推行民族投降主義的主和派以及混雜在主戰派陣營中的投機家的間接批判。《楚辭集注》作成後不久，就有人議論朱熹這部書是「有感于趙忠定之變而然」（《郡齋讀書志》卷五下），把它和當時因受韓侂胄陷害而罷相的趙汝愚事件聯繫起來。這種說法的產生決不是偶然的。

作為南宋唯心主義理學集大成者的朱熹，在古代典籍的注釋中滲透着他的政治、哲學思想，

《楚辭集注》也不例外。他在屈原《天問》的注釋裏，不止一次地發揮客觀唯心主義的理、氣說，還直接引用周敦頤、程頤、程顥及另外一些理學家的唯心主義論述，這一些都是應該予以批判的。朱熹對屈原的評價也表現了十分明顯的錯誤。表面看來他對屈原的評價很高，然而其基本觀點和一千多年前班固之流的見解，在本質上並無二致，都是用保守、落後的儒家思想去評論屈原。這只能歪曲屈原的光輝形象，絕對不可能對屈原的思想和藝術成就作出正確的分析。此外，作為驥體文學選本的《楚辭後語》，選錄了不少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都沒有價值的作品，有些作品甚至還散發着濃烈的道學家的氣味，這表現出他評選作品的政治、藝術標準的階級局限性。

《楚辭集注》始於朱熹一一九三年「作牧於楚之後」，大約完成於趙汝愚罷相的一一九五年左右（見《郡齋讀書志》卷五下趙希弁語）。《楚辭辯證》作於宋寧宗慶元己未（一一九九年）。《楚辭集注》先曾刊行，今存者有宋嘉定癸酉（一二一三年）江西刊本，《楚辭辯證》附錄於後。《楚辭後語》是未完稿，只注釋了前十七篇，後三十五篇無注，是在朱熹死後由他的兒子朱在於嘉定丁丑（一二一七年）刻印的，這個本子現已失傳。宋理宗端平乙未（一二三五年）朱熹的孫子朱鑑把這三部份合刊在一起，在《楚辭集注》裏刪去了複見於《楚辭後語》的《反離騷》，在《楚辭後語》裏刪去了複見於《楚辭集注》的《弔屈原》、《服賦》。這個刊本在《楚辭後語》末尾有鄒應龍、朱在、朱鑑的

三篇跋文，從中可瞭解《楚辭後語》成書與印行的經過以及朱在刊書的始末。這三篇跋文，在其它本子裏都已經失去。朱鑑的這個刊本是朱熹這部書今存的最早最完備的刊本。

王逸《楚辭章句》和洪興祖《楚辭補注》的宋刊本已不可得見（《四部叢刊》所收《楚辭補注》乃是明翻宋本），晁補之的《續楚辭》、《變離騷》今亦不傳，朱鑑的這部宋端平本是今日我們所見《楚辭》最古最完整的一個刻本，十分難得，原為山東聊城海源閣舊藏，現藏北京圖書館。一九五三年為紀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將這部書影印出版。

本書據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標點，以收在《古逸叢書》中的元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癸卯高日新刊本作為主要參校本，還參校了一九三〇年掃葉山房影印元至正二年（一三四二年）丙子建安傅氏刊本、清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湖北崇文書局翻刻明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年）吳原明刊本（此本無《楚辭辯證》、《楚辭後語》）。為了避免繁瑣，僅在有參考價值的地方作出校記，附在有關作品的後面。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此書時，曾請鄭振鐸同志寫了篇跋文，附在書末。這次我們仍予保留，以供讀者參考。本書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李慶甲同志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十月

# 楚辭集注目錄

離騷經第一	釋文無經字	卷一	一
離騷九歌第二	一本此篇以下皆有傳字	卷二	三九
離騷天問第三	卷三	四九	
離騷九章第四	卷四	七三	
離騷遠遊第五	卷五	一〇五	
離騷卜居第六	卷六	一一六	
離騷漁父第七	卷七	一二七	
以上離騷，凡七題二十五篇，皆屈原作，今定爲五卷。			
續離騷九辯第八	宋玉○晁補之本此篇以下乃有傳字	卷六	一九
續離騷招魂第九	卷七	二三	
續離騷大招第十	景差	二四	

續離騷惜誓第十一賈誼	卷八	一五三
續離騷弔屈原第十二	一五七	
續離騷服賦第十三	一五九	
續離騷哀時命十四莊忌	一六三	
續離騷招隱士第十五淮南小山〔一〕	一六七	
以上續離騷，凡八題十六篇，今定爲三卷。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杖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

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不復傳〔二〕。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燾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櫽括，定爲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稀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三〕！

## 校

〔一〕古逸叢書本、崇文書局本、掃葉山房本下有「反離騷見後語」六字。

〔二〕古逸叢書本、崇文書局本、掃葉山房本作「世復不傳」。

〔三〕掃葉山房本下有「新安朱熹序」五字。

楚辭辯證目錄

楚辭辯證上

一九

楚辭辯證下

二七

# 楚辭後語目錄

成相第一	一〇九
危詩第二	一一八
易水歌第三	一一九
越人歌第四	一二〇
垓下帳中之歌第五	一二一
大風歌第六	一二二
鴻鵠歌第七	一二三
弔屈原第八	一二四
服賦第九	一二五
瓠子之歌第十	一二六
秋風辭第十一	一二七

烏孫公主歌第十二	〇〇〇
長門賦第十三	〇〇〇
哀二世賦第十四	〇〇〇
自悼賦第十五	〇〇〇
反離騷第十六	〇〇〇
絕命詞第十七	〇〇〇
思玄賦第十八	〇〇〇
悲憤詩第十九	〇〇〇
胡笳第二十	〇〇〇
登樓賦第二十一	〇〇〇
歸去來辭第二十二	〇〇〇
鳴臯歌第二十三	〇〇〇
引極第二十四	〇〇〇
山中人第二十五	〇〇〇

望終南第二十六	一六七
魚山迎送神曲第二十七	一六七
日晚歌第二十八	一六八
復志賦第二十九	一六八
閼已賦第三十	一七一
別知賦第三十一	一七一
訟風伯第三十二	一七四
弔田橫文第三十三	一七五
享羅池第三十四	一七六
琴操第三十五	一七七
招海賈文第三十六	一七九
懲咎賦第三十七	一八一
閼生賦第三十八	一八三
夢歸賦第三十九	一八五

弔屈原文第四十	二八七
弔萇弘文第四十一	二八九
弔樂毅第四十二	二九〇
乞巧文第四十三	二九一
憎王孫文第四十四	二九四
幽懷賦第四十五	二九七
書山石辭第四十六	二九八
寄蔡氏女第四十七	二九九
服胡麻賦第四十八	三〇〇
毀璧第四十九	三〇一
秋風三疊第五十	三〇二
鞠歌第五十一	三〇三
擬招第五十二	三〇四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晁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讐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晁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

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 楚辭卷第一 集注

## 離騷經第一 離騷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氏有景差，至漢皆徙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謫，憂心煩亂，不知所憇，乃作離騷，班孟堅曰：「離，猶遭也。」顏師古云：「擾動曰騷。」洪曰：「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爲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